

# 從慈覺禪師的相關作品看 禪宗燈書的編纂問題

王三慶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 提 要

宗蹟慈覺禪師（1037-1106）長期駐錫於洺州普會禪院、真定府洪濟禪院，並曾受請留住於定晉岩，最後奉命南下接掌長蘆的雲門法衣。然而有關其諸多著作，除了《禪苑清規》倖存於國外，而被收入《大藏新纂卍續藏經》中，其他作品在南宋以後，僅存斷簡殘篇，偶而被收錄於燈書或佛典中，難以展現其師承法雲法秀及應夫廣照禪師門下的一位重要雲門禪師。近年來，隨著大足石刻的錄文和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的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物《慈覺禪師勸化集》的公布及《慈覺禪師語錄》的出現，已經完全足以解答其中真相。因此本篇乃以近年公布的《慈覺禪師語錄》為中心，檢討歷來學者運用禪燈諸書從事禪學研究時，對於這些文獻資料的可信度及其空白需待補苴處，或者涉及需要討論的諸多問題，應該謹慎運用，是為此文撰寫論述之重點。

**關鍵詞：**禪、語錄、慈覺、宗蹟

## 一、緒論

1969年，《禪學大成》的再版預約，筆者訂購了一套，同時又選修巴壺天老師開授的禪學研究，蓋以《藝海微瀾》的內容作為講授範疇；也選修了彭國棟先生的杜甫專家詩，的確幫我埋下了禪與詩的小小種子，卻始終不見成長。縱使研究《紅樓夢》及敦煌文獻，接觸到了禪與大量的佛典寫卷，卻仍停留整理分類的圖籍：類書、書儀、齋願文獻的材料上。隨著釋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一書的出現，讓我鑽入了大量佛學的研究論著，深感日本學者勿論在文獻的搜集整理或編纂，成果斐然；反而原是漢傳佛教中心、漢文佛典用力最勤的國家，後來的研究居然大為遜色，以迄於今，我們使用的圖書文獻或註明的研究成果，幾盡出於日本學者之手，或者轉引使用他們所編纂的材料。有感於此，曾經建議有關單位發動重修藏經的議題，趁著敦煌寫卷及各種重要經藏及稀有佛典的出版，南北各名山大刹也已培養出大批具有古今外語能力兼備的年輕法師，中文、歷史學界也還有不少能動而願動的退休教授，國內外又在信仰風氣勢有可為的情況下，好好籌備規劃十年工夫，重新補編校點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吃力工作，應該是皆大歡喜事一件。然後據此編纂新的佛學大辭典及語言數據庫，培養一批佛學研究人才，則新的開花結果，指日可待，這是國內外學界或佛教界所當推行的工作。

也因如此，筆者接觸敦煌文獻之餘，每見頗多可以輯佚或校勘《大正藏》中的文字，總限於個人的時間，只能略盡一己綿薄之力而已。尤其在研究佛教古佚書：南唐釋應之撰作的《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從基本文獻的整理，進而比較佛教儀禮及一些慣習的演變，以及傳統文化中儒道與佛教相互交涉的問題，發覺各個圖書館在國際化的指標要求下，相繼拋出一些珍稀材料，如果善加利用，必定會有優異的成果。如筆者為著探討佛教喪制問題，接觸到宗蹟慈覺禪師繼百丈懷海「古清規」之後編纂了《禪苑清規》一書，即收錄了不少念佛的觀點和著作內容，的確影響由唐入宋，教律禪三合一的發展趨勢，更是佛教界主張禪淨雙修的一道課題。可是在閱讀有關研究宗蹟的篇章後，發覺此中猶有頗多文獻可資討論的餘地。

看到宗蹟這麼重要的一位禪師，書中載記的籍貫、生平，每多歧異；至於著作，除了留下一部《禪苑清規》<sup>1</sup>，上承懷海《百丈清規》，下開無量壽的《入眾日

1 (北宋)宗蹟，《(重雕補註)禪苑清規·禪苑清規序》，收入《大藏新纂卍續藏經》(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2000，據東京國書刊行會刊本影印，以下簡稱《卍續藏經》)，冊63，頁522a5-556。又參見湛如，《《禪苑清規研究》附《禪苑清規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用》<sup>2</sup>、四明演忠律寺住持嗣祖比丘省悟編述的《律苑事規》<sup>3</sup>、廬山東林大平興龍禪寺住持比丘式咸所編的《禪林備用清規》<sup>4</sup>、元代德輝（1329）重編：《敕修百丈清規》<sup>5</sup>、天竺大圓覺教寺住持比丘自慶編述：《增修教苑清規》<sup>6</sup>等作品外，盡屬十來篇零星之作和十來則的參禪語錄。這等情況若持與南宋四明石芝沙門宗曉（1151-1214）編次之《樂邦文類》卷三在為蓮社溯源時，列有「蓮社繼祖五大法師傳」，宗曉乃居其一。<sup>7</sup>《淨土指歸集》卷一立祖時，長蘆慈覺禪師則居七位。<sup>8</sup>此後提到聲聞僧，蓮社祖有七，從初祖晉·慧遠法師……七祖昭慶省常圓淨法師，又長蘆宗曉禪師則稱八祖也。<sup>9</sup>足見慈覺禪師編纂《禪苑清規》之外，也因著作不少念佛文字，對於淨土宗的確有所貢獻，而樹立了他在蓮宗的地位。再者，因以禪師執掌過普會、洪濟、長蘆住持，是雲門宗的重要傳人，因此對於教律禪三者的統合趨勢，或者中國佛教禪淨雙修的主張立論，影響至關重大。故筆者近年利用此等新發現的文物資料，不斷的追索與探討，先後凡有上海復旦大學主辦的「絲綢之路寫本文化與多元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6.14-17）上發表了〈黑水城出土文獻慈覺禪師著作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初稿），後來改寫成〈慈覺禪師宗曉生平及著作之相關考釋〉（將發表於《成大中文學報》）及〈從禪宗燈書看「語錄」的編纂問題——以慈覺禪師為中心〉二文。也因如此，有關學術研究史的檢討則請參閱前篇，本篇乃針對禪宗燈書語錄相關的問題作一比較分析。

- 
- 2 (南宋) 宗壽，《日用小清規》，收入(南宋) 惟勉編次，《叢林校定清規總要》，卷2，《卍續藏經》，冊63，頁557-619。
  - 3 (元) 省悟編述，《律苑事規·泰定元年(1324)中元日：清容居士袁桷書》，收入《卍續藏經》，冊60，頁92-144。
  - 4 (元) 式咸編，《禪林備用清規·泰定二年六月清容居士：袁桷：敘》，收入《卍續藏經》，冊63，頁620-666。
  - 5 (元) 德輝重編(1329)，《敕修百丈清規》，收入《卍續藏經》，冊48，頁1158b7-19。
  - 6 (元) 自慶編述，《增修教苑清規·至正七年(1347)夏三月甲子金華黃潛序》，收入《卍續藏經》，冊57，頁322b8-22。
  - 7 (南宋) 宗曉，《樂邦文類》，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據日本大正年間刊本影印，以下簡稱《大正藏》)，冊47，頁192c18-193c26。
  - 8 (明) 大佑，《淨土指歸集》，收入《卍續藏經》，冊61，頁372b9-17。
  - 9 參見(明) 傳燈撰，正寂註，《淨土生無生論註》，冊61，頁834a2-b21；(清) 濟能，《角虎集》，收入《卍續藏經》，冊62，卷2，頁210c14-211a1；(清) 德真，《淨土紺珠》，收入《卍續藏經》，冊62，頁666c24-667a9。

## 二、紀錄宗蹟的有關文獻

慈覺禪師宗蹟目前所留下的著作，除了嘉泰壬戌年（1202）虞八宣教翻刻的十卷本《禪苑清規》，因被輯刊於《續藏經》中，為大家所熟知外，其他零星篇章則散錄在各佛典文獻，如今有了現代化的「CBETA 中文電子佛典檢索系統」（以下簡稱 CBETA），只要花些時間，以適當的關鍵字進行檢索，即可找出如下有關宗蹟寫過的篇章和出處（表一）：

表一：歷代佛典收錄宗蹟作品匯集目及出處

著作篇名	書刊著錄	出 處
蓮華勝會錄文 *01	《樂邦文類》卷 2	《大正藏》第 47 冊，no. 1969A，頁 177b20-178b9
念佛防退方便文 *05	同前（《樂邦文類》卷 2）	《大正藏》第 47 冊，no. 1969A，頁 178b10-178c15
念佛迴向發願文 *03	同前（《樂邦文類》卷 2）	《大正藏》第 47 冊，no. 1969A，頁 177b20
勸念佛頌（四首）慈覺禪師宗蹟	《樂邦文類》卷 5	《大正藏》第 47 冊，no. 1969A，頁 219b11-19
西方淨土頌（十三首）	同前（《樂邦文類》卷 5）	《大正藏》第 47 冊，no. 1969A，頁 219b20-220a14
真州長蘆蹟禪師勸參禪人兼修淨土	《龍舒增廣淨土文》卷 11	《大正藏》第 47 冊，no. 1970，頁 283c28-284c17
蹟禪師誡洗麵文及 40 首詩偈	《緇門警訓》卷 8	《大正藏》第 48 冊，no. 2023，頁 1082a-1084a
濾水囊（慈覺大師蹟公集經律凡三十一偈。文多不錄）	《勅修百丈清規》卷 5 《禪林象器箋》卷 28	《大正藏》第 48 冊，no. 2025，頁 1139c16-(CBETA, B19, no. 103, pp. 800b10-801a15)
水陸緣起	《施食通覽》	《卍續藏經》第 57 冊，no. 961，頁 114b13-115a
《（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十卷		《卍續藏經》第 63 冊，no. 1245，頁 522a5-b4
長蘆（宗蹟）《蓮邦詩選》		《卍續藏經》第 62 冊，no. 1207，頁 799b
《諸上善人詠》	長蘆宗蹟禪師（五十三）	《卍續藏經》第 78 冊，no. 1547，頁 175
真定府洪濟禪院宗蹟禪師 投機頌曰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	《卍續藏經》第 78 冊，no. 1556，頁 754c13-755a19；《大正藏》第 51 冊，no. 2077，頁 539c23-540a25 266a10-267a4

蓮華勝會錄文 釋宗曠（宋）念佛廻向發願文	《如來香》卷 12	(CBETA, D52, no. 8951, p. 1153a1-2)
《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		(CBETA, ZW04, no. 36, pp. 292a19-293a7)
宗曠慈覺神師《孝行錄》	《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雲南阿吒力教經典及其在中國佛教研究中的價值》	(CBETA, ZW06, no. 57, pp. 394a18-395a9) (CBETA, ZW08, no. 68, p. 53a12-22)
圓照禪師宗曠禪師大通禪師	《禪祖念佛集》卷 1	(CBETA, B32, no. 183, p. 541b9-10)
《普陀洛迦新志》卷 11：《裴志》云：「殿宇幽深，取足以供佛。廚寮寬廣，取足以安眾。器物堅緻，取足以應用。至於佛相，尤不可嵌綴珠寶金銀。其他供養莊嚴之具，皆不必過於華美。泰極而否，盈過而昃，必然之理也。殷玉此言，與長蘆宗曠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實相間合。」	《普陀洛迦新志》卷 11	(CBETA, GA010, no. 9, p. 585a9-12)
入蓮華之勝會，二聖書名	《峨眉山志》卷 2（《淨土聖賢錄》）	(CBETA, GA045, no. 49, p. 114a7-11)
《葦江集》長蘆慈覺〔（尸一）*臣*責〕禪師。		散存
結勝蓮華社。著勸孝文一百二十篇《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卷 2：「儒釋以孝為宗		(CBETA, GA045, no. 49, p. 114a7-11)



圖 1 俄 TK132 《慈覺禪師勸化集》書影

再者，黑水城的出土文物近年也被刊印了，其中居然存有缺殘半頁而又不純的一卷本《慈覺禪師勸化集》，共十七篇文章。（圖 1）所謂不純是第十六及第十七篇「二通」已經註明是「輔國大師」、「郎師」<sup>10</sup>所撰，並非宗蹟作品。其他十五篇中的第八到十，凡有三篇，可在《禪苑清規》第八卷的第二、三篇和第十卷的第一篇得到對應。第一、三、五、六共四篇，分見於《樂邦文類》卷二、卷五，第二篇〈念佛懺悔文〉則見《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卷四十二所附。其餘如〈發菩提心文〉、〈戒酒肉文〉、〈事親佛事〉、〈豪門佛事〉、〈軍門佛事〉、〈鄺中佛事 普勸諸行百戶，脩真實慈悲行〉、〈公門佛事 并頌十首〉等，則為大家向所未知的作品，故珍貴處不言而喻。如今特將這些篇章關係作成如下表列（「表二」）：

表二：慈覺禪師宗蹟現存作品增補總目互見表

篇名	各書卷次	《禪苑清規》卷·篇次	《慈覺禪師勸化集》篇次	其它出處
龜鏡文		08.01		
坐禪儀		08.02	08 <sup>11</sup>	《緇門警訓》卷 1
自警文		08.03	09 <sup>12</sup>	《緇門警訓》卷 1
一百二十問		08.04		
誠沙彌		08.05		
沙彌受戒文		09.01		

10 「輔國大師」與「郎師」當為同人，即郎思孝也，號司空大師或海山大師，遼興宗時高僧，凡有〈妙行大師行狀碑〉一文，參見（明）徐勵纂輯，（明）林弘衍參定，（清）鄭天綵、賴亨侯、吳興漢重訂，《雪峰志》；收入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編》（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冊 24，頁 609；又見（金）王寂撰，《遼東行部志》，收入《遼海叢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冊 226，頁 606，皆有載錄其傳，且著述宏富，參見中國佛教協會編著，《房山石經：遼金刻經》（北京：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1986-1993），冊 28，一勿字號（CBETA 2019.Q3, F28, no. 1072, p. 251a2），又韓國松廣寺聖寶博物館藏有《妙法蓮花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三玄圖贊科文》<https://blog.daum.net/shinh-k791104/7227>（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1 日），另有（遼）思孝集撰，《毗奈耶藏近事優婆塞五戒本》，收入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編，《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428-430，也存有其作品；《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保有三種文獻，足以證明對於有遼一代佛教影響甚大。可參閱馮國棟、李輝，《〈俄藏黑水城文獻〉遼代高僧海山思孝著作考》，《西夏學》，輯 8，2011 年 10 月，頁 273-277。

11 此篇《（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8 題作「坐禪儀」，參見（北宋）宗蹟，《（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8，頁 544c19-545b4。《緇門警訓》卷 1 亦見載，題作：「長蘆慈覺禪師坐禪儀」，參見（元）永中補，（明）如喬續補，《緇門警訓》，收入《大正藏》，冊 48，卷 1，頁 1047b11-c20，今據底本遼錄外，一律援用《大正藏》之舊稱；又（明）德輝重編，《勅修百丈清規》，收入《大正藏》，冊 48，卷 5，頁 1143a3-b2 亦有存錄。

12 本篇《（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8 亦錄，參見（北宋）宗蹟，《（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8，頁 549c19-550a6，今並取作校本。《緇門警訓》卷 1 亦曾見載，題作：「自警文」，參見（元）永中補，（明）如喬續補，《緇門警訓》，卷 1，頁 545b5-13。

訓童行	09.02		
勸檀信	10.01	10 在家脩行儀 <sup>13</sup>	《歸元直指集》卷 1
齋僧儀	10.02		
百丈規繩頌	10.03		即增 07 〈百丈規繩頌〉 <sup>14</sup> 【62 首 +3 首】
新添濾水法（並頌）	10.04		《勅修百丈清規》卷 5、《禪林象器箋》卷 28、又名〈濾水囊〉（慈覺大師蹟公集經律凡三十一偈） <sup>15</sup>
〈蓮華勝會錄文〉		01 <sup>16</sup>	《樂邦文類》02、《如來香》卷 12、《歸元直指》卷 01 〈勸參禪人兼修淨土〉、石碑文
〈念佛懺悔文〉		02 <sup>17</sup>	《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卷 42 「附慈覺懺悔文」
〈念佛發願文〉		03 <sup>18</sup>	《樂邦文類》02 《念佛迴向發願文》、《如來香》卷 12、《禮念彌陀道場懺法》卷 7
〈發菩提心文〉		04 <sup>19</sup>	
〈勸念佛頌四首〉		05 〈念佛防退方便〉 <sup>20</sup> （四首）	《樂邦文類》05、《蓮邦詩選》01、《西舫彙征》01、《佛祖統紀》卷 27

13 本篇《(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10 載錄，題作：「勸檀信」，參見（北宋）宗蹟，《(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10，頁 549c19。

14 本篇自《(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10 輯出，參見（北宋）宗蹟，《(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10，頁 550a15-553b23。

15 本文據《(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10 逸錄，參見（北宋）宗蹟，《(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10，頁 553 下欄-556 上欄。

16 此篇（南宋）宗曉，《樂邦文類》，卷 2，頁 177b20-178c17；《歸元直指集》卷 1 題：「長蘆蹟禪師勸參禪人兼修淨土 十二」，（明）宗本，《歸元直指集》，冊 61，卷 1，頁 434c12-435b10，文字已經刪節簡化，且多異文。（明）李贄，《淨土法》，收入《卍續藏經》冊 61，頁 499b17-c22 僅載末段，今據《慈覺禪師勸化集》原題。「蓮池」《大正藏》作「蓮華」，雖可通，未若底本佳勝，故題目及內文均援用底本文字。

17 本篇《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卷 42 所附未校本甲原題：「附慈覺懺悔文」。參見（唐）慧覺錄，（宋）普瑞補註，（明）木增訂正，讀徹參閱，正止治定，《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收入《卍續藏經》，冊 74，卷 42，頁 354 a21-c12。

18 本篇《樂邦文類》【原】寬永七年刊宗教大學藏本，【甲】刊本，宗教大學藏）卷 2 載錄，題作：「念佛迴向發願文 同前」，置於上篇及下篇之後，參見（南宋）宗曉，《樂邦文類》，卷 2，頁 178b16-c17。又（清）唐時手輯本，《如來香》（1671 年刊善本佛典，國家圖書館藏，簡稱「國圖本」），冊 52，卷 12 題作：「念佛迴向發願文 宗蹟」。另（金）王子成，《禮念彌陀道場懺法》（簡稱「日藏禮念本」），收入《卍續藏經》，冊 74，卷 7，頁 108a8-b15，雖不署名，文字相同。

19 本篇諸書不載，彌足珍貴。

20 此篇參見（南宋）宗曉，《樂邦文類》，卷 5，頁 219b11-19；以【原】寬永七年刊宗教大學藏本及【甲】刊本，宗教大學藏，逸錄校勘，其中卷 5 亦錄本文，題作：〈勸念佛頌（四首）〉，其中第一、二首即為「辨頌二首」，第三、四首則誤攔入〈西方淨土頌〉最後一首末句「此惡未

〈淨土頌〉【13首】		06 <sup>21</sup>	《樂邦文類》05卷題作13首、《蓮邦詩選》卷1僅錄兩首
〈戒酒肉文〉		07 <sup>22</sup>	
〈事親佛事〉		11 <sup>23</sup>	
〈豪門佛事〉		12 <sup>24</sup>	
〈軍門佛事〉		13 <sup>25</sup>	
〈鄺中佛事 普勸諸行百戶，脩真實慈悲行。〉		14 <sup>26</sup>	
〈公門佛事 并頌【10首】〉		15 <sup>27</sup>	
〈人生未悟歌二道〉輔國大師撰		16.1 <sup>28</sup>	已明註輔國大師撰，蓋為郎思孝，而非宗蹟作品。下篇明註郎師，實同為一人，此互文而已。
〈未悟歌〉郎師		16.2	
《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蹟和尚語錄》	增補 1		駒澤大學圖書館江田文庫藏本
〈誠洗麵文〉及 40 首詩偈 <sup>29</sup>	增補 2		《緇門警訓》卷 8
〈水陸緣起〉 <sup>30</sup>	增補 3		《施食通覽》
《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 <sup>31</sup>	增補 4		《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雲南阿吒力教經典

嘗聞」之後，今據以移回，並改「二首」為「四首」。又底本無〈西方〉二字，據《大正藏》補，以醒文意。又（明）廣貴，《蓮邦詩選》，收入《卍續藏經》，冊 62，頁 799b1-5 僅選錄前二首，疑受此集影響。

21 此篇《大正藏》第 47 冊《樂邦文類》以【原】寬永七年（1627）刊宗教大學藏本及【甲】刊本，宗教大學藏，遂錄校勘，題作：〈西方淨土頌〉，共 13 首，參見（南宋）宗曉，《樂邦文類》，卷 5，頁 219b20-220a14。

22 本篇諸書不載，深具輯佚價值，彌足珍貴。椎名宏雄整理本文句須待斟酌。

23 本篇諸書不載，深具輯佚價值，彌足珍貴。椎名宏雄整理本文句須待斟酌。

24 本篇諸書不載，深具輯佚價值，彌足珍貴。椎名宏雄整理本文句須待斟酌。

25 本篇諸書不載，深具輯佚價值，彌足珍貴。椎名宏雄整理本文句須待斟酌。

26 本篇諸書不載，深具輯佚價值，彌足珍貴。椎名宏雄整理本文句須待斟酌。

27 本篇諸書不載，深具輯佚價值，彌足珍貴。椎名宏雄整理本文句讀多誤。

28 本篇及下篇諸書不載，亦非慈覺大師宗蹟作品，故題目下署「輔國大師撰」、「郎師撰」，實為一人。椎名宏雄整理本文句須待斟酌。

29 本篇據《緇門警訓》卷 8 遂錄，參見（元）永中補，（明）如曇續補，《緇門警訓》，卷 8，頁 1082c29-1084a10。

30 本篇見《施食通覽》援引，參見（南宋）宗曉，《施食通覽》，頁 114b13-115a22。

31 本篇據《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遂錄，原篇題：〈投佛祈求嗣息〉，參見陳明光整理，《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頁 292a19-293a7。

〈投佛祈求嗣息〉 十恩德、大藏報父母恩 德經	增補 5		十大足十恩德+大藏報父母恩德經
《金光明經·序》	增補 6		No. 663 [Nos. 664, 665] (《卍續藏經》第 57, 頁 114b13-115a22)
〈念佛防退方便文〉	增補 7		《如來香》卷 12
〈念佛迴向發願文〉	增補 8		《如來香》卷 12
〈投機頌〉等禪機語 錄 <sup>32+3</sup>	增補 9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
結勝蓮華社, 著〈勸孝 文〉一百二十篇	增補 10		(CBETA, GA045, p. 114a7-11) 《如來廣孝 十種報恩道場儀》卷 2: 「儒釋以孝為宗」
葦江集長蘆慈覺 [(厂 - 一)* 臣 * 責] 禪師、 長蘆宗蹟師頌、〈十六 觀頌〉	增補 11		《佛祖統紀》卷 27: 「三界炎炎如火聚, 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友待多時, 收拾 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 直須念念 勿生疑。它年淨土花開處, 記取婆婆念佛 時。此頌最在人口 (〈蓮花勝會錄文〉及 〈淨土頌〉、〈十六觀頌〉, 並見所著 《葦江集》)」 (CBETA 2020.Q1, T49, pp. 278c28-279a3)、《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10 冊 No. 9 《普陀洛迦新志》
《孝行錄》(佚)			《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雲南阿吒力 教經典

以上表列為慈覺禪師宗蹟現存著作總表，除了《禪苑清規》、《慈覺禪師勸化集》、《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蹟和尚語錄》等書完篇外，其他盡為各書中所選輯或散存的零篇，且有互見情形，可持來相互校勘。

### 三、現存燈系中的慈覺語錄及專輯的出現

有關慈覺的著作幸有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獻 TK132 號的《慈覺禪師勸化集》一

32 本文據《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 遙錄，參見（宋）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收入《卍續藏經》，冊 78，卷 18，頁 754c13-755a19，該書作者為宋代法雲寺住持佛國禪師惟白編集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再者，南宋雷庵正受，《嘉泰普燈錄》卷 5 在「真定府洪濟慈覺宗蹟禪師」之後亦錄其禪機語錄，參見（南宋）雷庵正受，《嘉泰普燈錄》，收入《卍續藏經》，冊 79，卷 5，頁 319c8-23；另杭州靈隱寺普濟於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所集《五燈會元》卷 16「真州長蘆宗蹟慈覺禪師」，參見（南宋）普濟集，《五燈會元》，收入《卍續藏經》冊 80，卷 16，頁 343b24-c16、633b16-634a14 亦編載其語錄，而明代通容集《五燈嚴統》卷 16：「真州長蘆宗蹟慈覺禪師」則全文襲用，一字不易，參見（明）通容集，《五燈嚴統》，收入《卍續藏經》，冊 81，卷 16，頁 149a13-b5。凡此三系，內容互有別異，據年代，以《建中靖國續燈錄》為底本，與《嘉泰普燈錄》內容全然不同，故可合編為一，至於《五燈會元》乃二書內容之選本，僅是不影響文義的個別自差異。

書作了補缺，增添不少新的研究材料，也使我們更能了解他的生平。然而有關宋代編纂的禪語錄文，如道原編的《景德傳燈錄》（1004）或李遵勳的《天聖廣燈錄》（1036）皆在他生前編定，當然沒能收錄到他的文字，直到佛國禪師惟白彙集同時代的高僧史料或著作成《建中靖國續燈錄》（1101），才見錄到他的生平和作品，如今藉著「CBETA 電子佛典」之便，也可以找出如下的資料，並覆案原書，列表如文後「附錄一」。

根據「附錄一」所列，有關慈覺禪師的開堂機鋒或頌古語錄等，在進行文字比對後，幾乎可以確認，其同門佛國禪師惟白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編集的《建中靖國續燈錄》和雷庵正受撰於寧宗嘉泰四年（1204）的《嘉泰普燈錄》，兩書所收錄了他的作品內容，文字不相複重，形成互補狀態。至於普濟於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匯集的《五燈會元》幾乎被明代通容、百癡行元撰述的《五燈嚴統》（1650）一字不易的襲用，清代霽崙超永彙編的《五燈全書》（1693）除了第一段外，幾乎同於二書，僅有幾個異體或誤字。然而《五燈》系列書籍無論如何編選，都不出《建中靖國續燈錄》和《嘉泰普燈錄》二書的範疇。倒是明代居頂編纂的《續傳燈錄》（1398），抄錄《建中靖國續燈錄》時簡化部分文字外，又刻意示別，將「上堂」二字的開示提語除去，而以「又」字提頭，完全失去語錄條文的獨立特徵。另將「云」字改易作「曰」，也顯示了明人輕易改字的常見風氣。

以上諸書有關宗頤的開堂語錄畢竟太少，與他受到「待制楊公畏命師出世，曾魯公宅奏賜榷服。」<sup>33</sup>也曾先後駐錫過洺州普會禪院、真定府洪濟禪院、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等州府大寺的尊崇地位不相等同，何以著作僅此而已？如今答案就在即將介紹的《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頤和尚語錄》這部作品中。根據「大觀三年（1109）十月 日 滎陽子呂希哲」為本書作〈序〉云：

慈覺大士，搢紳令器，場屋高才，悟世諦之無常，慕空門而有素。於是焚除筆研，毀裂衣冠。游圓通禪師門，蚤墮僧數；入廣照和尚室，始預法流。淘汰益精，名聲遂震，先覺許其出世，後學願以為師。住塞北之道場，一方從化；徙江干之法席，四眾如歸。把斷要津，撥開迷網。高提祖印，祖祖相傳；直指人心，人人有分。唱無礙之辯，闡不二之門，續達磨之宗風，廣雲門之法乳。

33 楊畏（1044-1112），元祐中為禮部侍郎；曾魯公即曾公亮（999-1078），宋理宗時為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子孝寬（1025-1090），字令緝，以蔭知桐城縣。

可見宗隲慈覺禪師隨母投靠舅氏後，在治平二載（1065）將立之年，放棄選場，接受元豐清滿禪師的勸勉，離開洺州，往投真州崇福禪院的圓通法秀受具足戒，但是沒有太出色的表現。逮及英宗三女越國大長公主及駙馬都尉張敦禮將私宅奏建為法雲寺，並於元豐七年（1084）落成，薦請法秀禪師住持<sup>34</sup>，因而改隨繼任長蘆道場的廣照應夫為師，且修行悟道，始得到印可。於是名聲大震，「先覺許其出世，後學願以為師。住塞北之道場，一方從化；徙江干之法席，四眾如歸。」<sup>35</sup>「廣雲門之法乳」，這幾句話完全補足過去宗隲生平的空白。所謂許其出世乃是獲得先覺的認可，正式在塞北主持道場。這裡所指乃是回歸故鄉洺州，從保壽院受請，住持洺州普會禪院，集眾開堂。

駐紮塞北的這段期間，長蘆專使持書并法衣至普會（1.017、1.018），正式肯定其為長蘆的法衣傳人。後來辭退普會，僧眾轉請赴居定晉岩，繼續上堂開講。這十一年間，沒有留下太多紀錄，大多從事淨土念佛的活動，直到紹聖二年（1095）四月十八日從知府楊待制畏手中接疏，受命住錫洪濟禪院。其中還先後三次婉拒了老師的詔赴長蘆。晚年（1105），將洪濟十方禪院交給上座法瓊，於是南下住持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續命雲門一脈的法乳。可惜這段期間不過一年九個月，最後九個月是在病中捱過，終告遷化。繼任者為祖照，晚年遇到丹霞子淳法嗣清了禪師（青原十三代）來拜，一語投契，先命為侍者，一年後升為首座，然後分庭，並付法衣，長蘆雲門從此一變為青原世系。<sup>35</sup>再者，史上又發生了靖康巨變（金天會五年，1127），文物散佚特別嚴重，必須靠著諸多文獻的鉤輯，或者今日地下材料的出土，才能看到慈覺禪師比較完整的著作面貌。尤其域外文獻《慈覺禪師語錄》的出現，更使宗隲一生行跡得以廓清，禪師地位終於得以確認。

《慈覺禪師語錄》這部書和南唐釋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招慶寺靜、筠禪師之《祖堂集》等書的流播途徑有些類似，都是在韓國發現的中國遺佚漢文佛

34 此事載錄於（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收入《大正藏》，冊49，卷19，頁673b-674a、678b-679a；（元）覺岸，《釋氏稽古略》，收入《大正藏》，冊49，卷4，頁880中。又見張敦禮上徽宗劄子，錄於（宋）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卷30，頁410-411。又參見黃啓江，〈北宋汴京之寺院與佛教〉，《國立編譯館館刊》，18卷2期，頁108-109。

35 《雪峰志》卷5：「第十六代真歇清了禪師：西蜀綿州雍氏子，年十八，試《法華經》得度，住成都大智寺，習經論。出蜀至沔，見丹霞淳禪師，悟旨。後抵長蘆謁照禪師，一語契投，傳授衣，拂照師，示偈曰：『得法丹霞老，傳衣祖照庭。思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尋遷四明之普陀、台之天府。建炎四年（1130），入閩當山。四載退居東菴，後奉旨遷江心寺。示寂于開山新寺，全身塔于西華塢，諡曰『悟空禪師』，李忠定綱為作真贊。」（明）徐燊纂輯，（明）林弘衍參定，（清）鄭天錄、賴亨侯、吳興漢重訂，《雪峰志》，卷5，頁609a12。

典。昭和十七年（1941）大屋德城曾經有過首篇報導云：

### 慈覺禪師語錄上中下 三冊

宋祖大等錄。上は侍者普式の録、中は侍者法瓊の録、下は侍者景福、道  
 浹の録に係り、巻首に大觀三年十月日、滎陽子呂希哲の序がある。厚手  
 の紙に刷った、幅に比して縦の長い本で、黄表紙を附し、四周単辺、無  
 界、九行、十八字。刊年は無いが、元板の影響を受けた高麗版であら  
 う。<sup>36</sup>

然而斯時大戰方酣，該報導並未受到重視，何況又是私人藏書，難得過目。以至於1963年駒澤大學編輯《新纂禪籍目錄》時，只好根據大屋德城的報導加以轉錄。<sup>37</sup>1969年《韓國古書綜合目錄》更著錄亞細亞問題研究所「六堂文庫」藏，「六堂」則是崔南善氏的室號。<sup>38</sup>之後，對宋元禪學文獻有過精湛研究的學者椎名宏雄知道六堂文庫的藏書已經寄贈於首爾高麗大學，故在1986年特地親訪該校，可惜大學圖書館的六堂文庫已經不見此書。根據同行李平來的探詢結果，該書自1950年6月25日南北韓戰爭（朝鮮動亂）發生後便不知去向，因而毫不懷疑這三冊、九行、十八字的《慈覺禪師語錄》，從此湮滅，而為之遺憾與惋惜。<sup>39</sup>

椎名宏雄（1934-）是位著名禪宗文獻學者，住職龍泉院，駒澤大學非常勤講師，著作《宋元版禪籍の研究》、編輯《五山版中国禪籍叢刊》十二冊，<sup>40</sup>又與柳田聖山合作匯編《禪學典籍叢刊》十一冊及《別卷》，也和田中良昭、石井修道共同監修《唐代の禪僧シリーズ》，相關方面的著作甚多，充分顯示日本學者從忽滑谷快天（1867-1934）、木村泰賢（1881-1930）、鈴木大拙（1870-1966）、矢吹慶輝（1879-1939）、塚本善隆（1898-1980）、入矢義高（1910-1998）、柳田聖山（1922-2006）、田中良昭（1933-2016）諸位學者以來，禪學研究脈絡的延續，既能充分利用中日韓三國之間的研究文獻，又能駕馭敦煌出土的古文獻及梵文、巴利文等經

36 椎名宏雄，〈長蘆宗蹟撰『慈覺禪師語錄』の出現とその意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7卷2號（2009.3），頁172-178。

37 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東京：日本佛書刊行會，1962-1964）。

38 國會圖書館司書局參考書誌課編，《韓國古書綜合目錄》（首爾：大韓民國國會圖書館，1968），頁598左欄云：「《慈覺禪師語錄》：宋・祖大等錄，3冊。藏：六堂。」

39 椎名宏雄，〈長蘆宗蹟撰『慈覺禪師語錄』の出現とその意義〉，頁172-178。

40 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93）；又《五山版中国禪籍叢刊》（京都：臨川書店，2012），卷1-12。

典，成果斐然。因此，在《宋元版禪籍の研究》的第一章〈宋元版禪籍の刊行と覆刻〉第三節「高麗版中國禪籍と宋元版」中便有此書的介紹，今錄如下：

### 9 《慈覺禪師語錄》

北宋・長蘆宗蹟撰、祖大・普式・法瓊・景福・道浹編

北宋大觀三年（1109）〈序〉刊，高麗版，上中下三冊

崔南善舊藏，大屋徳城「高麗朝の舊槧」で紹介。《韓國古書綜合目錄》五九八頁左には亞細亞問題研究所六堂文庫の所藏と著録される。しかし崔南善氏の藏書である六堂文庫は後に高麗大學圖書館に寄贈されたが，その中に《慈覺禪師語錄》は含まれていない。拙稿〈宋代の眞州長蘆寺〉（駒澤大學中國仏教史蹟參觀團編刊《中國仏蹟見聞記》第八集，昭和六二年八月）に關説記事の掲載。<sup>41</sup>

也因根據此一線索，又執著於一己研究，死心踏地不斷的追索，加上地利之便，終於在駒澤大學圖書館的江田文庫中發現存有：「右是從高麗版謄寫的《慈覺禪師語錄》三卷一冊」，其踴躍急於閱覽之情，可想而知。<sup>42</sup> 在占得機先之下，除整理出三卷本《慈覺禪師語錄》的清本，並撰寫〈長蘆宗蹟撰『慈覺禪師語錄』の出現とその意義〉這篇研究論文，<sup>43</sup> 且作如下的書誌紀錄：

〔所藏〕駒澤大學圖書館江田文庫

〔卷冊〕三卷一冊 28.7×19.1 cm

〔體裁〕線裝、袋綴

〔行格〕每半葉 11 行 20 字

〔丁數〕序・上（四五）、中（四二）、下（二六）

〔表題〕ナシ

41 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頁 56。

42 以上參見椎名宏雄，〈長蘆宗蹟撰『慈覺禪師語錄』の出現とその意義〉，頁 172 下欄 - 頁 178 上欄。這裡的介紹文字近於翻譯。

43 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京都：臨川書店，1999），卷 1-11、《禪學典籍叢刊・別卷》（京都：臨川書店，1999）；田中良昭、石井修道、椎名宏雄監修，《唐代の禪僧シリーズ》（京都：臨川書店，2007）。

〔內題〕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慈覺禪師語錄

〔刊寫〕筆写本（近代カ）筆者未詳

〔其他〕跋文・奥書・識語・旧刊記・旧蔵印等ナシ<sup>44</sup>

可是每半葉十一行、二十字的寫本與受到元版影響的高麗本原刊版九行、十八字顯然是不同的行款格式，說明駒澤大學典藏的是一個再經過錄的複寫本，典藏者江田俊雄（1898-1957）也收藏過《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只提到後者，對於前書並沒有著錄或引用。想來在其思慮成熟之時，即將展現恢宏學養的當下，倉促之間卻撒手人寰，不免令人惋惜。以至於二十年後，才由受業學生及友人合力收集零篇散作，彙刊成《朝鮮佛教史の研究》一書。至於刊出始末，中吉功在昭和五十二年（1977）九月出版時所寫的书後〈跋語〉中說：

暗紅色的封面，題作《李朝實錄與佛教抄存》的手寫油印版冊子是我在昭和十年（1935），任職原京城大學文學部美學研究室時，從龐大的《李朝實錄》中抽出，作成二十冊的《佛教記事資料集》。當時朝鮮佛教史的研究沒個頭緒，全因已故江田俊雄老博士協助的成果。

他曾任教於京城中央佛教專門學校，朝鮮佛教史研究極為精進，培育了很多弟子。因為前東國大學總長趙明基身負韓國佛教界的重責大任，也曾經奉職於京城大學，我屬於美學研究室，趙氏則屬於樓下的佛教研究室。三年前，趙氏路過東京，久未再會，在懷念邂逅中，談到江田俊雄朝鮮佛教史的相關研究，希望遺稿集的發行能夠實現。至於能夠完成這個動機，乃得到其未亡人江田正子氏及兒子和雄的諒解，我國書研究會……<sup>45</sup>

只是江田的藏書捐贈駒澤大學則是棄世的五十年後（2008），也因如此，他在寫到關於韓國李朝前後刊印的佛典始終沒有提到本書，是來不及？或者收集到的只是過錄的複寫本？沒有看過或覈檢原書版面，因而遲遲未能下筆論述吧！尤其他離開韓國應是隨著二戰的結束而被遣返，接著是南北韓戰爭的爆發（1950年6月25日），等到停戰協定後（1953年7月27日），該書也已不知去向，再無覆核原書的機會。

44 椎名宏雄，〈長蘆宗蹟撰『慈覺禪師語錄』の出現とその意義〉，頁172-178。

45 江田俊雄，《朝鮮佛教史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原為日文，經筆者翻譯。

有關椎名宏雄根據複寫本逐錄的正文，大致可用，<sup>46</sup>斷句分則卻有可資商榷處。尤其古書刻寫至今，既沒段落之分，也無新式標點的輔助用以了解文義，終使各家抄寫或體會不免有所別異。何況當日機鋒對談，一失情境，便是人言人殊，套用今日的誤讀理論，那是最適合不過了。可惜上海師大陽珺的《宋僧慈覺宗蹟新研》<sup>47</sup>一書雖再重校，因倉促完成，研究重點不夠全面而乏深入，需再加強或更正者猶多。故筆者乃予以重新整理校訂及斷句，又按卷分則編次，進行了新的校註，希望整理出一本完善的校訂本出版。如今僅以初步整理本與歷來燈系引用的文字，進行比較，探討其真實情況，並依序號列表為「附錄二」。

如果把燈系文字匯聚一欄，然後逐一查核《慈覺禪師語錄》中的原來文字，大抵都能找到對應出處，證明《慈覺禪師語錄》絕非鄉壁虛造的偽作。並且把燈系諸書與《慈覺禪師語錄》的文字作成對應圖表後，便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和呼之欲出的真實情況。如今，兩欄裡的一些小差異及單字中的訛俗脫衍皆予以著色，不再說明外，比較大型的文字差異則依條次分述如下：

**01+02+03+04**（燈系各書文字之彙集編次）=**2.001**（《慈覺禪師語錄》卷則編次）<sup>48</sup>

此段文字在燈系書中一分為四，首段是簡介禪師籍貫生平，諸書或有誤作洛州者，當正為洺州，形近訛誤。<sup>49</sup>再者，又述及從圓通禪師出家，祝髮披緇。後參廣照禪師，忽然悟道，並得印可的經過。然後在曾宅<sup>50</sup>由夫人奏到命服（紫衣），鈐鑄高客省士敦製法衣受請上堂事。（2.065）於是才展開第一次的開堂儀式，即以「台星臨寶座。祖意願宣揚。」作為發語開端。

46 椎名宏雄，〈『慈覺禪師語錄』（翻刻）〉，《駒澤大學禪研究所年報》，20 號（2008.12），頁 169-224。

47 陽珺，《宋僧慈覺宗蹟新研》（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宗教學碩士論文，2012）。

48 此四字碼所代表意義是：1.000-1.034 為〈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慈覺禪師語錄〉卷上·侍者祖大錄；2.000-2.095 為〈真定府洪濟禪院語錄〉侍者普式錄；2.096-2.196 為〈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慈覺禪師洪濟語錄〉卷中·侍者法瓊錄；3.000-3.050 為〈舉古〉；4.000-4.081 為〈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慈覺禪師語錄〉卷下·侍者景福道淡錄。以下倣此，不再說明。真定府路，為北宋慶曆八年（1048）置，為河北西安撫使路之一。治所設於真定府（即石家莊正定縣），轄境約今河北西半部和河南安陽諸縣地。楊倩描撰〈北宋「真定府洪濟禪院敕文札子碑」考析〉根據發現之碑文內容，此一〈尚書省劄〉是大觀二年（1108）六月九日，尚書省向洪濟禪院傳達其住持法瓊上呈宋徽宗奏狀的批復。（《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 6 期，頁 36-42。）就此看來，法瓊似乎未隨慈覺南下，而且受命接掌洪濟禪院。也有可能是在崇寧五年（1106）九月，慈覺禪師遷化之後北返，同時與同門師兄弟在大觀三年（1109）十月編輯了《慈覺禪師語錄》上、中、下卷，並請滎陽子呂希哲作序而出版。

49 考《建中靖國續燈錄》一書成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故取作書名而上呈入藏。

50 即曾公亮（998-1078），字明仲，號樂正，泉州晉江縣人。子孝寬，字令緯。

根據記載，慈覺在紹聖二年（1095）四月十八日，正式住持真定府洪濟禪院，得賜紫衣，賜號慈覺（2.086），所指正與本則相類似。也因如此，聞廣照和尚遷化即上堂（2.078）<sup>51</sup>。接著佛國（惟白）禪師不久也來院，也為之上堂（2.080）。由於佛國禪師是法雲秀圓通的法嗣，與慈覺早年應是同門舊識，故編輯有關慈覺的生平與語錄特別詳細，其他燈系從中簡略而已。至於隨侍弟子普式記載的《洪濟語錄》與編輯慈覺禪師的傳記不同，故分散各處。只是生平介紹過後，第一次的開堂，《建中靖國續燈錄》即以「台星臨寶座。祖意願宣揚。」作為待問開端，似乎與上頭文字無關。可是普式所記錄的是當日開堂儀式的整個過程，如何從知府楊畏（1044-1112）手中接得的疏文拿出來秀給大家看，並說明文采德行兩備，如要法輪遍布閻浮，道光流播千載，還須敦請僧政大師對眾說明清楚，講個明白。

宣疏完後，慈覺走向法座，指著座位說：「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這句話透過「CBETA 中文電子佛典檢索系統」，涉及者凡有十七處之多，盡是開堂時樹立權威的宣誓，並請大家要多注意，切莫說我壓良為賤。最後兩句則是說明一己的立場。

然後陞座，拈香示眾，這個動作有如釋尊拈花微笑，對著大家說明祈願為今上祝延聖筭，天下太平；也為文武官僚增崇祿俸，也是為著我佛續命，通我和尚鼻孔出氣，薰染天地。更說明師承廣照禪師的印可，如今才有機會酬答師恩，傳揚雲門的法乳。在經過頌聖之後，也就回到座位。

根據《祖庭事苑》卷八「白椎」條云：

世尊律儀，欲辦佛事，必先秉白，為穆眾之法也。今宗門白槌，必命知法尊宿以當其任。長老才據座已，而秉白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長老觀機。法會酬唱既終，復秉白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此蓋先德之真規，皆不失佛意。且見叢林多舉世尊升座，文殊白椎；或謂徧閱藏乘，不見其緣。然秉白儀範既出聖製，復何區區求文殊之說，以恣無益之論耶！<sup>52</sup>

所以白椎是開堂前第一個先聲奪人的步驟，有如法事前的莊嚴儀式。接著慈

51 據此處文字，可補廣照禪師卒年。

52（北宋）睦庵善卿，《祖庭事苑》，收入《卍續藏經》，冊64，卷8，頁430c13-20。

覺禪師顧左右而言說：大覺世尊已經洩漏了天機；文殊老子也打草驚蛇。弓箭既然射向新羅，第二義門就是要與大家相見了，你們就來發問吧！

於是有僧發問，佛法罕見罕聞，有如震地雷音，那麼先請禪師列舉發聲唱將來吧！經過這麼一問一答，來回三次，最後有學僧說到群生皆需依賴佛法，佛道才能光輝萬丈。但是他卻回說，這個是最後目的，我們可以不去追究，真正要的是過程。

接著，有人又問，若不高折雲中桂，如何能夠在選佛場中成佛，只有高位者來到座側，願意宣揚佛法，佛法才能光輝萬丈。可是我們看到《建中靖國續燈錄》此前的文字都遭刪棄不錄，僅存最後兩句及以下稍有對應的文字，形成一小段落的問答，無法看出當日的前呼後應。由於慈覺禪師回答過「萬里不挂片雲」，那麼又從何得到雲中桂，好讓你摘取？這和既無明鏡臺，又從何而去擦拭它，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於是學僧說，佛恩千尋深，一轉而無語，懷抱歷歷分明在，何用語言文字哉！

看來，這群徒眾已經逐漸悟道了。於是他給予肯定的說，唯有好風來座上，心靜自然涼爽，不需閒言閒語去灑落人間。這可不是禪宗鄙棄語言的宗旨，不落入文字魔障中的告誡嗎？

至於徒眾也感覺到千古以來，純樸的風氣特地的清涼。所以禪師也給予肯定，直說真是我佛子們有如獅子兒一般，善於吼叫啊！

接下來，有人又提另外一問：士農工商四眾，大家既然來到法筵，就請師僧為我們說法吧！於是即答說，佛法高如須彌山，深如無量大海水，要從何說起呢？的確他有意折斷僧眾們的聯想，不要鑽牛角尖，落入死胡同中出不來。然而僧眾卻接說，我聽聞一答唱之間三疑而停息，有如佛眼在瞬目間看到了佛子，塵垢煩惱全丟盡了。

左欄燈系接下來多出兩句，則是慈覺禪師反問學僧們的話，佛在畢鉢羅樹下的巖穴中，如何參得話禪而證道呢？徒眾們說，當時白日當空，滿座清風，如此佳時，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得以參話禪而證道。然而師僧卻說，只答對一半而已，佛在心頭坐，佛性本來人人自有，不假外求，無需藉著外在的力量。因此有了這兩句更好，沒有這兩句也行。所以《建中靖國續燈錄》有這兩句是合理的，恰可補《慈覺禪師語錄》之缺。

接下來左欄有「古佛家風」和「達磨面壁」兩個命題，《慈覺禪師語錄》在洪濟禪院 2.057、2.113 或長蘆崇福禪院 4.009、4.079 也都曾經提到，但是參話禪意不同；同樣的 2.096 談到「達磨面壁」比這兩小段的問答可複雜多了。不過我們可以把它視作《慈覺禪師語錄》佚失的補闕。反而以下一大段是《建中靖國續燈錄》的刪節，因為「祇道得一半」之後，又是學僧開問，而他們的談禪對答有如宋詩般的說理。如：

問：「天竺始傳來少室，長蘆親授到新羅。滿筵朱紫凝神聽，未審宗乘事若何？」平仄押韻說理那一句不如宋人詩句？

師云：「撈破須彌橫宇宙，白雲飛自海邊來。」兩句答詩也是符合韻律，雖然淺顯，氣勢卻是雄渾，意境也佳。

學僧進云：「香爇玉爐資聖壽，瑞煙爲蓋保賢臣。」這裡所接的兩句功力稍嫌遜色，而且又拉回世俗頌聖的窠臼。所以底下文字全是開釋，其中談到因為泥多佛大，趙州和尚所以不下破禪床，那似天下人紛紛奔南走北。換句話說，泥一多佛像就塑得大，而根基如果深厚，附益者自然衆多，成就便大了。至於臨濟禪仗著一口吹毛利劍，海內四處無不橫行。所謂臨濟門下，不生妄想，遇佛即斬佛、遇魔即斬魔，有著一劍橫倚，三祇頓空的氣勢。這段長篇大論的重要說法，居然被刪去了，委實可惜，顯然燈系諸書這般的編輯遺失了太多禪宗義理的重要文字。

說完以後，就敲擊香臺一下，提醒大家注意，再召集大衆交代新條法規，流通說法緊要記取無語的德山道。這又有如敦煌變文中的「解座文」，然後才下座取散。後面感謝的話普式特地說明不再記錄了。以上是整個開堂儀式和問答的過程，也許第一次說得比較詳細，除了需要門面話頌聖一番之外，規定的也特別多，有些儀式後來就不再出現，或者被記錄者所省略了，造成我們今日閱讀這些燈系語錄文字的障礙。

### 05=1.008

本則燈系內文說到：「冬去寒食，一百單伍」，然而《慈覺禪師語錄》標題作寒食日上堂，指明時間才能與內文呼應。再者，可以另據燈系補「鑽」字之缺。

### 06=2.009

本則左欄燈系僅存「上堂云：鎮府蘿蔔頭」一段文字，不脫《慈覺禪師語

錄》的範疇，可是在這上頭還有一大段文字為燈系各書所刪棄。原來在入院日上堂，學僧發問：「天雨四花離遠岫，地搖六震到新羅。跋涉長途即不問，請師高唱德山歌。」所謂四花乃法華六瑞中之雨華瑞，如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翻譯名義集》卷三則以分陀利（白蓮華）、優鉢羅（青蓮華）、鉢特摩（紅蓮華）、拘物投（黃蓮華）謂之四花。六震是指大地震動之六種相。據《華嚴經疏》卷六指：動、起、涌、震、吼、擊六種。前三者指地動之形，後三者指地動之聲。因為天雨瑞華才遠離山巒，驚天動地，喧天價響的來到這裡參禪，不要問說長途跋涉的種種辛苦，只要能夠為我高聲說唱美妙的德山道就已心滿意足矣。這是一首近乎絕句的形式發問，所以說它近乎絕句是在第三句失粘了，不過第四句很快就用拗救的體式補正，這種情形和宋詩江西詩派的格律主張沒什兩樣。再者，這四句和前面 2.001 那一首解座下堂時，復召大眾說：「一期建立，雖然特地新條；法爾流通，記取德山道底。」兩則完全呼應。前面下堂交代佛法流通時，要緊記堅持德山道；這次上堂時，大家就要求大師能否為我高唱一下德山歌是個甚麼樣式？秀一下嗎？前後文脈貫通，可惜《建中靖國續燈錄》及後來的燈系都將之刪棄，完全失去禪堂上的證道過程。

眾僧以四句提問後，師則以合律的詩句「日到天心四海明」答問，意謂當靈光一閃悟道了，即無所凝窒，猶如日正當中時刻，四海自然通明。學僧接著說，既然如此，佛法玄音一解之後，剎那消逝，可難再次會合了，能否再為我輩提攜一下？此處慈覺禪師用的又是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合律詩句：「碧眼胡僧笑點頭」作為回覆，意即連碧眼胡僧也都含笑印可，同意說法悟道的剎那，的確難得再會。可是眾僧中有人又說了，「恁麼則此曲祇應天上有，世間能有幾人聞？」引用杜甫〈贈花卿〉的詩句而稍作改動，原詩是：「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可見宋詩的偷胎換骨技法，以老杜為始祖，作為學詩的對象或進行模仿的寫作風氣，並不侷限於文士群。連這群僧人都讀得滾瓜爛熟，並且運用創作時，改變它的原來本意；也因為他的援引，後來禪僧運用這兩句詩也有五次以上的論述範例，成為參禪論道的譜系。

這兩句話說，既然那麼樣，只能天上得有此一曲子，人世間可有幾人能夠聞聽悟道呢？於是他就安慰眾人說，也不需要那麼洩氣，把它看得這麼難以得到。因此就為大家開示，作了如下的總結：

六門上的蘿蔔頭從未消失，聲價傳揚於天下。雖然經過各方年老資深前輩拼

命的推介叫好，可是多嘴的僧人總咀嚼消化不了它，只好任由禪師一旁放下，再吩咐山僧，今後可要剖開它，奉為一般供養即可，不要執著於一定要依法修行。最後這段總結開示的法語，燈系也有，可是卻如元好問《論詩》絕句所說：「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如果沒有上堂的問答，何來後段法語的總結，這也難怪我們對著燈系的文字有時摸不著頭緒的主要原因。

### 07=2.028

本則與上則形式類似，《慈覺禪師語錄》2.028 上半段上堂時的問答過程也被燈系各書刪去，僅存總結開示的文字。

一上堂，眾僧立刻發問，達磨九年面壁，洪濟三時坐禪，是同是異？所謂洪濟應指真定府洪濟禪院內，學僧晨時（粥後已時）、晡時（申時）、黃昏（戌時）三個坐禪時段。<sup>53</sup> 那麼，這和達磨九年面壁同否？於是大師援引王勃《滕王閣序》中與洪州禪的祖庭地「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以及大家共曉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加以對答，卻又刻意用奪胎換骨的方式改成「落霞孤鶩飛相似，秋水長天色一般」的律聯句子，說明兩者無所別異。於是勾起了眾僧高傲的野性，直說：大丈夫自有一飛衝天的志氣，才不願踏過如來佛所行經的路徑，真又落入狂野禪風的毛病。後來這兩句也成為真州長蘆名句，如圓鑑禪師也曾援引。只是僧師就批評他們說，呆板的參禪佛子，數量之多如麻如粟。

接下來所問即引用《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問法於德雲比丘。」德雲是經中善財童子所參的五十三知識之一。宋蘇軾（1037-1101）〈金山妙高臺〉詩云：「何須尋德雲，即此比丘是。」所以眾僧問：如果到了妙峰頂上，不見德雲如何？答案是不居正位。如何得見？左之右之，上窮碧落下黃泉，四處尋找自然就會見得了。以上這段上堂問答現有燈系諸書都刪棄了，我們看不到整個問答的完整過程，只存最後總結的開示文字。

兩欄的總結都是以秋景氛圍說明坐禪修法到了這個時刻，不逃暑，暑氣自然消失；縱使不喜寒涼，寒涼也會不請自來，在此時刻，如說頓悟就是唯心世界，則一切思量分辨也是頭上安頭，盡是累贅重複，多此一舉。除非砍掉腦袋中的痴

53 (清)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卷9：「四時坐禪」云：「四時者，依永平清規辨道法：黃昏坐禪（戌辰）、後夜坐禪（四更三點）、早晨坐禪（粥後已辰）、晡時坐禪（申辰）也。……三時坐禪：四時坐禪中省後夜也。」收入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編》（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冊19，No.103，頁333b15-335a2-3。

迷愚蠢，尋求出自己的一條活命途徑。如唐末五代雲門文偃禪師（864-949）所說的話語：「若言即心即佛，權且認奴作郎；生死涅槃，恰似斬頭覓活。」

08 這條《慈覺禪師語錄》不載，可據燈系諸書補入。

### 09=2.128

這條形式又與 06、07 二則類似，把《慈覺禪師語錄》2.128 上半段上堂時的問答過程刪去了，以至於僅存總結的開示文字。

《慈覺禪師語錄》2.128 的上半段原來從上堂開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他回答：有如燈炬前丁蘭所雕刻的母親木頭像，難以開口向你回答。

眾僧接著又說：哪有不方便說的呢？禪師只好回答說：就像月中姮娥，不需要畫眉，而美得自在；也無需人爲，自然合符。眾僧接著又說：既然如此，那麼，月亮靈光可就永遠不暗淡，滿地自然也會揚起了清風。大師則說，最令人思憶的莫過於不敢隨便誑人，勿需外求而自然合道的備頭陀，應機敏捷，有如再來人一班。考之《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三曾說：

一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

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遍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要》，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sup>54</sup>

第二個提問，學僧說：「六門未息，情妄膠固，一處未通，怎麼辦是好？」所謂六門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我們進入如來藏性的六道門徑，如果還有一處未通，就很難頓悟得見本性。於是他教眾僧們在鼻孔燒香，這裡所用的典故恐意有所指，因為同時代的黃庭堅（1045-1105）曾有詩〈題海首座壁〉：「香寒明鼻觀，日永稱頭陀。」而蘇東坡〈和黃魯直燒香〉之一云：「不是聞思所及，且令鼻觀先參。」以當時他們的身分地位，燒香這個命題似乎是時代的共同語言，代表的意義即是鼻觀，耳朵裡打鼓則是耳觀，兩者代表出與未出。雖然也可以說成燒香禮

54 (宋) 義青頌古，(元) 從倫評唱，《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收入《卍續藏經》，冊 67，卷 3，頁 292 a24-b6。

佛，念經聞法，終非代表參禪者所該有的語言。

以下大師爲這次的上堂參禪做一個總結，談到般若智慧靈機一通，古今不昧；如有一丁點的隔闕，便如天差地遠。所以引經作結。根據明代古杭雲棲寺沙門株宏述，古德演義《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三：

有無四句是病，三觀是藥。若四句既離，則三觀亦絕。此中有即俗諦，無即真諦。雙亦雙非，即中道第一義諦。舉一即三，言三即一，皆如境也。故云：般若如火聚，四面不可入。又云：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也。非有則常寂下九句，結歸寂照難思，斯則下總結上二，能所情消，即如智不二；有無見盡，即寂照難思。見諦，即三諦圓融理。<sup>55</sup>

此段文意所言，道如火聚，如清涼池，有可入可得，有不可入不可得。如果不見道，迷惑者有如站立於千仞牆壁之前，進不了裈；而了悟者洞門則豁然開朗，無處不通。

#### 10=2.051

燈系這則對應《慈覺禪師語錄》也是缺少前半段上堂的文字。

上元日這天升高座，僧立刻發問：當靈光閃耀，高脫塵表的時候如何？他回應說：就如白天看燈毬一班，沒甚麼？接著僧衆又說：只如車馬往來，到底成得了甚麼邊塞事呢？大師就說了，怎能如山僧安穩般的一覺睡到天亮。

第一個提問答完了，隨著又有了第二個發問：如何是無功之功？這個問題燈系有這段文字。於是以傳統民俗打春牛爲例，說明立春時節，大家每以泥製的土牛形狀，持著棍棒毆打它，象徵著春耕的開始，藉以勸請農民下田耕種，但是卻不須泥牛親自走一趟，如此，天下自然沒有荒田。僧衆說，這麼樣春牛的功勞可就沒有白費了。禪師說，神通雖然廣大，得以讓天下沒有荒廢的田畝，然而不免要挨一頓棍棒的痛打。

最可惜的是燈系又把以下一段總結切掉，幸好《慈覺禪師語錄》十分珍貴的保留著。禪師結語的意象是說：白天見太陽，夜晚看星星，天上有月亮，地上有油燈。處處光輝含萬象，明明像是達摩的眼睛，即使從此了悟去，正是夢裡也惺

55 (明) 株宏述，古德演義，《阿彌陀經疏鈔演義》，收入《卍續藏經》，冊 22，卷 3，頁 772 下欄。

惺。為何如此呢？未能了悟白日看燈毬的意義在於不需借用燈火，而大地自然光明。如今山僧也有頌，試為大家列舉看看：白日看燈毬，這種事難以相互委託。不需耗費農家絲毫功力，還是可以照見千萬里山河。這是偈頌的體制，又不同於近體詩律了。

#### **11=1.029、12=1.030A、13=1.030B**

燈系這三則文字沒什大不同，但是後兩則當根據《慈覺禪師語錄》合為一則才是，從上堂至拈拄杖，擊香桌，問大家還看到嗎？聽到嗎？然後拄著拐杖說出：「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長悠悠。」近乎合律的詩句。

#### **14=2.142**

燈系這一則又是刪棄上堂的問答，僅存總結，幸好《慈覺禪師語錄》保存了這段文字，足以讓人了解整個參禪過程。

一上堂時，僧問：當下機鋒一個句子，能否對大眾宣揚一下。禪師於是說：月宮內無寸土。接著有人說：學僧們不能體會真宰何意。禪師就說：仙柱自己婆娑起舞了。

並且也作了一個總結歸納：晚近幾天，身心頑鈍得恰似一片鐵板。內心沒有玲瓏的巧思機智，對外也無美美的華藻文章。誰能打造出那麼精密細巧的鄆州針呢，直讓秦時製作車輪軸鑽的人笑煞。四面稜腳著地，安安穩穩，萬事無心，看來似乎沒有進入狀況，畢竟它才是顛撲不破。這麼說可啥意思呢？沒看過古人的留話嗎？天生精巧的東西往往不夠牢固，而美麗的雲彩總是容易消散。

## **四、結論**

有關慈覺禪師宗蹟的完整作品除了南宋末年嘉泰壬戌（1202）大字重雕的十卷本《禪苑清規》外，僅存零星的詩文和偶然收錄於燈系書籍的部分偈頌，的確與其佛教宗門上的地位大不相等。何以會有如此反差，直讓人百思不解。這個疑惑隨著近十來年絲路沿線黑水城文物《慈覺禪師勸化集》的公布，以及《慈覺禪師語錄》的出現，讓我們了解慈覺禪師在景祐四年（1037）出生於洛州以後，因父早亡，隨母投靠舅氏，直到崇寧五年（1106）九月遷化為止，共約七十年的歲月中，除了剃度修法及晚年來到真州長蘆崇福禪院外，幾乎是以塞內邊緣的普會

及洪濟禪院作為傳法中心。因此大足寶鼎灣題署的孝行文字跟他關涉不大，只能說是別人選用他的作品作為推廣勸化世俗的孝道而已。元明以後的文獻，如《廬山蓮宗寶鑑》及《補續高僧傳》說他是襄陽人，也許是誤傳。至於後來成長及活動區域，實不出河北西路及其鄰近地區，出家以後更長期駐錫於洺州普會禪院、真定府洪濟禪院，也曾在退普會之後，受到衆人的請託留住定晉岩，並曾上堂與衆參禪，但是紀錄不多，筆者懷疑這段期間他多參加淨土法會活動。由於以上幾個地方盡屬北宋長城的內緣。因此，所傳承的法脈弟子大都屬於邊塞地區的僧人或居民，雖有法嗣九人，在佛教界影響不大。尤其經過廣照禪師的三次函召，最後才南下接掌長蘆的雲門法衣，可是一年初過，最後九個月即在病中捱過，終以七十高齡病逝。承繼者祖照晚年又將法席傳給丹淳法嗣的清了，而長蘆雲門法乳也就從此斷絕。加以靖康亂後（1126-1127），文物散佚嚴重，侍者法瓊接掌洪濟後，又盡留金地，很多著作並未南傳。若非嘉泰壬戌二年（1202）虞八宣教，以《禪苑清規》舊本磨滅而重刻；原為西夏國都的黑水城又出土了一批文物，留下僅缺半葉又不純的一卷本《慈覺禪師勸化集》（全四十五葉）；日本駒澤大學也在江田俊雄子嗣的寄藏品中發現了韓國高麗大學原藏三卷本《慈覺禪師語錄》的複寫本，而大足石刻及雲南阿吒力教經典也留下與孝道相關的文字，以及失傳的《葦江集》可能存有部分作品，使得我們能夠全面觀照這位宋代禪師比較完整的著作全貌。

至於目前我們使用的佛典，盡出《大正藏》，然而那是日本大正年間修訂的成果。如今敦煌吐魯番文獻幾乎全部問世，諸多古藏經及南傳藏經也都刊行；日本近年又對古刹寺廟的典藏進行深入的調查，也發現不少有價值的古文獻，而韓國、越南的漢文佛典也逐漸能夠掌握了，在此文獻具足之下，臺灣從南到北的名山林立，也培養出不少各色卓越傑出的法師僧尼，何不趁著中文學界即將凋零之際，好好重修一部足以代表目前佛教界的務實工作，又足以讓大家放心使用的經典，並且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紮實編纂一些推廣佛教的刊物。若以大家素所喜好的中國禪文化而言，使用的盡是元明以後覆刊或整理的作品，然而這批燈系文字在沒有著作權時代，常常互相抄襲轉錄，又在紙張或刊印工具未盡完備之下，文句每多刪節易動，脫訛衍誤俗借等，各體橫陳，觸目皆是，以至於每下愈況，大不如前。

如今透過慈覺禪師作品的檢討，有關燈系書籍載錄他的語錄文字，凡有六書

三個系統，內容上稍有區別或異同。從編纂年代而言，以號稱接繼《景德傳燈錄》而作的《建中靖國續燈錄》為最早，然而所錄內容卻與《嘉泰普燈錄》全然不同，形成你有我無的互補狀態，故可以確認該書是接續《建中靖國續燈錄》的作品，可以合編為一。至於《五燈會元》內容乃二書之選本，僅出現不影響文義的個別字差異。《五燈嚴統》則完全承襲《五燈會元》的內容，而且幾乎是毫無變動文字的後刊本；《續傳燈錄》及《五燈全書》又從以上諸本語錄公案彙集或刪節。因此合計六書三系凡有十四條，若持與三卷複寫本《慈覺禪師語錄》核勘，除了可以證明《慈覺禪師語錄》絕非偽作的贗品外，對他的禪學給予肯定外。也讓我們知道燈系上的公案文字都已經過刪節，大失原來真相。從開堂、上堂後的話頭機鋒，經過反覆的提問和作答，以及主持禪師最後的歸納總結和檢討，整體流程都有個前因後果和機鋒的發揮收放，也有它的流暢儀式和進程。尤其禪師最後更需要將這次上堂的討論对大家明白開示，發揮他多年來所持的戒、定、慧修為，引導大家進入佛法的正確門徑，自然形成了一己的宗派與特色。由於宗頤和蘇東坡、黃庭堅、佛印（1032-1098）、惠洪（1071-1128）等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風尚十分接近，宋代詩詞中的語言格律及通俗化、說理的傾向和詩論，的確可以互證共通；然而這些大問題筆者恐怕無法藉此十來篇公案發揮暢談，目前只能暫且打住，留待未來跟大家作個比較完整的報告吧！

## 附錄一：燈系摘錄慈覺禪師語錄文字異同表

(此表燈系書籍一時間編次，從左至右。凡表中文字著色處乃為醒目而作，《建中靖國續燈錄》乃六書中為最早記錄，《嘉泰普燈錄》則為續編，故兩書成為此有彼無的互補狀態。此外他書若文字對應則緊鄰編排，以便比較。同條中若有後來增出文字則以灰底色示別，藍色則是同字而異體，綠色代表後來燈系諸書刪棄前文，紅底色僅是云曰異文，每則末尾黃底色文字則是與《慈覺禪師語錄》一書對應文字的有無和卷編條次，諸燈系引書文字出處亦置表底，也著黃底色識別。)

<p>《建中靖國續燈錄》卷18「對機門」</p> <p>01 真定府洪濟禪院宗蹟禪師。姓孫氏。洛州永年人也。少習儒業。稟性超然。滿禪師勉令奉佛。投圓通禪師出家。未幾。祝髮披緇。參廣照禪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足方躡階。忽然悟道。〈投機頌〉曰。舉足上輒階。分明遮箇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遂陳其所悟。照乃可之。待制楊公畏命師出世。曾魯公宅奏賜褫服。</p> <p>02 問。台星臨寶座。祖意願宣揚。師云。萬里不挂片雲。僧曰。恩深轉無語。師云。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僧曰。千古淳風特地清。師云。真師子兒。善師子兒。問。四眾臨筵。請師說法。師云。</p>	<p>《嘉泰普燈錄》卷5：「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真定府洪濟慈覺宗蹟禪師</p> <p>14 上堂曰：「近日身心頑鈍，恰似一片鐵板。內無玲瓏機智，外無華藻文章。誰能打作鄆州針？笑殺秦時【車*度】輓轆鑽。四楞著地，萬事無心。雖然看不入，畢竟撲不破。且道，何也？不見古人有言：『天生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p> <p>(2.142)</p>	<p>《五燈會元》卷16</p> <p>真州長蘆宗蹟慈覺禪師 洛州孫氏子。</p>	<p>《續傳燈錄》卷12</p> <p>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p> <p>僧云。千古淳風特地清。師曰。真師子兒。善師子兒。問。四眾臨筵請師說法。師曰。須彌</p>	<p>《五燈嚴統》卷16</p> <p>真州長蘆宗蹟慈覺禪師 洛州孫氏子。</p>	<p>《五燈全書》卷35</p> <p>真州長蘆宗蹟慈覺禪師 洛州孫氏子。 遇元豐滿。勉令出家。投長蘆圓通秀落髮。秀去廣照繼之。遂參照。</p> <p>一日躡階有悟。述偈曰。 舉足上輒階。分明無別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照可之。楊公畏。請出世。</p>
---	---	---	--	---	--

<p>。須彌山。大海水。僧曰。我聞一唱三疑息。青蓮啓目視頭陀。師云。畢鉢巖中如何話會。僧曰。杲日當空。清風滿座。師云。祇道得一半。</p> <p>03 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祇覺春風吹我寒。不知明月爲誰白。僧曰。學人持伸請益。師云。相逢秋色裡。此意與誰同。</p> <p>04 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云。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無)</p>		<p>山大海水。僧云。我聞一唱三疑息。青蓮啓目視頭陀。師曰。畢鉢巖中如何話會。僧云。杲日當空。清風滿座。師曰。祇道得一半。</p> <p>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無)</p>	<p>問 達磨面壁 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無)</p> <p>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無)</p>	<p>上堂。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無)</p>	<p>上堂。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無)</p>
<p>05 上堂云。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1.008)</p> <p>06 上堂云。鎮府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多口衲僧敲</p>	<p>上堂。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1.008)</p>	<p>乃曰 冬去寒食 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 北五臺 參。(1.008)</p> <p>又曰。鎮州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多口衲僧敲</p>	<p>上堂。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 北五臺。參。(1.008)</p>	<p>上堂。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1.008)</p>	<p>乃曰。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1.008)</p>

<p>嚼不破。先住禪師放下。又分付山僧。如今劈將來。奉為普通供養。良久。云。莫嫌冷澹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2.009)</p> <p>07 上堂云。金風澹蕩。物景蕭條。葉落庭臯。雲飛嶺上。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覓活。 (2.028)</p> <p>08 上堂云。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云。焦輒打著連底凍。參。」 (《慈覺禪師語錄》無)</p>	<p>僧問。如何是上元境。曰。燈毬大底大。小底小。云。只如車馬往來。成得箇甚麼邊事。曰。爭似山僧到曉眠。 (2.051A)</p>	<p>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輒打著連底凍。參。 (無)</p> <p>問。六門未息時如何。曰。鼻孔裏燒香。云。學人不會。曰。耳朵裏打鼓。 (2.128B)</p> <p>10 問。如何是無功之功。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云。恁麼則功不浪施也</p>	<p>嚼不破。先住禪師放下。又分付山僧。如今劈將來。普通供養。良久。曰。莫嫌冷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2.009)</p> <p>又曰。金風澹蕩。物景蕭條。葉落庭臯。雲飛嶺上。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覓活。 (2.028)</p> <p>又曰。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輒打著連底凍。 (無)</p>	<p>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輒打著連底凍。參。 (無)</p> <p>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朵裏打鼓。 (2.128B)</p> <p>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p>	<p>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輒打著連底凍。參。 (無)</p> <p>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朵裏打鼓。 (2.128B)</p> <p>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p>
---	---	---	--	---	---

	<p>也。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b>(2.051B)</b></p> <p>11 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是者。未出荊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b>(1.029)</b></p> <p>12 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 <b>(1.030)</b></p> <p>13 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b>(1.030)</b></p>	<p>。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b>(2.051B)</b></p> <p>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荊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b>(1.029)</b></p> <p>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 <b>(1.030)</b></p> <p>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b>(1.030)</b></p>		<p>。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b>(2.051B)</b></p> <p>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荊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b>(1.029)</b></p> <p>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 <b>(1.030)</b></p> <p>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b>(1.030)</b></p>	<p>。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b>(2.051B)</b></p> <p>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荊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b>(1.029)</b></p> <p>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 <b>(1.030)</b></p> <p>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b>(1.030)</b></p>
<p>宋·法雲寺住持佛國禪師惟白編集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凡三十卷，目錄三卷。 《卍續藏經》第78冊，no. 1556，頁754c13-755a19。</p>	<p>宋·雷庵正受撰，寧宗嘉泰四年(1204)編，凡三十卷，目錄三卷。 《卍續藏經》第79冊，no. 1559，頁319c7-23。 案本書與前書全無重複，知乃繼補前書不足。</p>	<p>杭州靈隱寺普濟於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集 《卍續藏經》第80冊，no. 1565，頁343b24-c16亦編載其語錄。</p>	<p>僧人居頂於明洪武年間撰(1368-1398)，三十六卷，目錄三卷。乃承續《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第51冊，no. 2077，頁539c23-540a25，除首段外，與前書幾乎相同。</p>	<p>明·通容、百癡行元撰，凡二十五卷，目錄二卷。全文襲用《五燈會元》，一字不易。 《卍續藏經》第81冊，no. 1568，頁149a13-b5。</p>	<p>清·霽崙超永編，凡一二〇卷，目錄十六卷，康熙三十六年(1697)刊行。 《卍續藏經》第82冊，no. 1571，頁21a11-b7，除首段外，與前書幾乎相同。</p>

## 附錄二：燈系摘錄《慈覺禪師語錄》對應條文異同表

(綠色為兩系間此有彼無者，藍色乃個別不同文字，紅色為異體。)

燈系各書文字之彙集 (不同文字處加黃色示別)	《慈覺禪師語錄》 (對應文字加雙底線醒目)
<p>01.《建中靖國續燈錄》卷18「對機門」 真定府洪濟禪院宗蹟禪師 姓孫氏。洛州永年人也。少習儒業。稟性超然。滿禪師勉令奉佛。投圓通禪師出家。未幾。祝髮披緇。參廣照禪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足方躡塔。忽然悟道。投機頌曰。 舉足上輒塔。分明遮箇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遂陳其所悟。 照乃可之。待制楊公畏命師出世。曾魯公宅奏賜椹服。</p> <p>02 問。台星臨寶座。祖意願宣揚。 師云。萬里不挂片雲。 僧曰。恩深轉無語。 師云。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 僧曰。千古淳風特地清。 師云。真師子兒。善師子吼。 問。四眾臨筵。請師說法。 師云。須彌山。大海水。 僧曰。我聞一唱三疑息。青蓮啓目視頭陀。 師云。畢鉢巖中如何話會。 僧曰。杲日當空。清風滿座。 師云。祇道得一半。</p>	<p>2.001、師紹聖二年(1095)四月十八日開堂。於知府楊待制畏手中接得疏，示眾云：「這裏會得，文彩已彰。若要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磨於千載，更請僧正大師對眾分明說破。」 宣疏罷，師指法座云：「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大家別起眉毛，莫怪壓良為賤。」 師陞座，拈香示眾云：「此一瓣香奉為今上皇帝祝延聖筭，天下太平。」 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文武官僚僧崇祿俸。」 又拈香云：「這箇是祖命根，衲僧鼻孔，所以熏天炙地，蓋因來處分明。奉為廣照禪師，用酬法乳之恩。」 乃就座。 白椎罷，師顧左右云：「大覺世尊，天機漏洩；文殊老子，打草驚。既然箭過新羅，第二義門，與君相見。」 時有僧出問：「法王法令，罕見罕聞。震地雷音，請師舉唱。」 師云：「無計上酬天子德，唯憑此日一爐香。」 進云：「言中通一線，句後息群疑。」 師云：「那箇是你鼻孔？」 進云：「群生皆有賴，祖道轉光輝。」 師云：「洎不問過。」 問：「不折雲中桂，高登選佛場。」 <u>臺光臨座側，祖意願宣揚。」</u> <u>師云：「萬里青天無片雲。」</u> <u>進云：「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u> <u>師云：「唯有好風來座上，更無閑語落人間。」</u> <u>進云：「千古淳源特地清也。」</u> <u>師云：「真師子兒，善能哮吼。」</u> <u>問：「四眾臨筵，請師說法。」</u> <u>師云：「須彌山，大海水。」</u> <u>進云：「我問(聞)一唱三疑息，青蓮瞬目視頭陀。」</u> <u>師云：「祇道得一半。」</u> 問：「天竺始傳來少室，長蘆親授到新羅。滿筵朱紫凝神聽，未審宗乘事若何？」 師云：「拶破須彌橫宇宙，白雲飛自海邊來。」</p>

<p>03 問。如何是古佛家風。 師云。祇覺春風吹我寒。不知明月為誰白。 僧曰。學人特伸請益。 師云。相逢秋色裡。此意與誰同。</p> <p>04 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 師云。今日被遮僧一問。直得口啞。</p> <p>05 上堂曰。 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1.008)</p>	<p>進云：「香爇玉爐資聖壽，瑞煙為蓋保賢臣。」 師云：「適來還聞麼？」 僧云：「放過一著。」 師云：「穿却了也。」 僧禮拜，師云：「大似不甘。」 師乃云：「世尊未下雪山，群生絕望；達磨不來東土，法付何人？既然垂手這邊，不免露箇消息。」 乃顧左右云：「當陽顯赫，撈破面門。函蓋乾坤，光吞萬象。放開一路，何妨徇器投機？把定商量，便見壁立千仞。宗師到此，方能坐致太平。非唯水到渠成，畢竟泥多佛大。所以趙州不下破禪床，天下奔南走北；臨濟一口吹毛劍，海內橫行。三聖喝下，正法眼藏流通。保福令行，青天也須喫棒。乃至風顛普化，鬧市裏振鈴；潦倒金牛，僧堂前作舞。斯皆橫生宇宙底大宗師，不惜性命底善知識，故能荷擔大事，振舉宏綱，光壯宗門，續佛壽命。方今此地，去聖時遙，當日禪林，廢為講肆，一方奇士，盡入教門。雖則雄經大論，講唱縱橫，爭奈達摩一宗，知音者少。宗乘正令，委在今時。且道，如何建立，則不辜於古人去？」 乃拈起拄杖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乃擊香臺一下。敘謝畢，復召大眾云：「一期建立，雖然特地新條；法爾流通，記取德山道底。」 下座。謝辭不錄</p> <p>1.008、寒食日上堂。云： 「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p>
<p>06 上堂云。鎮府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多口衲僧 齧嚼不破。先任禪師放下。又分付山僧。如今劈柴將來。奉為普通供養。 良久。云。莫嫌冷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2.009</p>	<p>2.009、入院日上堂。僧問：「天雨四花離遠岫，地搖六震到新羅。跋涉長途即不問，請師高唱德山歌。」 師云：「日到天心四海明。」 進云：「若然者，玄音一剖猶難會，更請提撕為我曹。」 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 進云：「恁麼則此曲祇應天上有，世間能有幾人聞？」 師云：「也不消得。」 師乃云：「鎮府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多口衲僧，咬嚼不破。先任禪師放下，又還分付山僧。如今劈柴將來，奉為普通供養。」 良久云：「莫嫌冷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p>

<p>07 上堂 〔《續傳燈錄》卷8：「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豈免頻申。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幾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CBETA《大正藏》第51，no. 2077，頁514c12-17）〕</p> <p>云。金風灑蕩。物景蕭條。葉落庭臯。雲飛嶺上。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覓活。（2.028B）</p>	<p>2.028、上堂。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洪濟三時坐禪，未審是同是別？」 師云：「落霞孤鶩飛相似，秋水長天色一般。」 進云：「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師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問：「妙峯頂上，不見德雲時如何？」 師云：「不居正位。」 進云：「如何得見？」 師云：「左之右之。」 師乃云：「金風灑蕩，景物蕭條；葉落庭臯，雲飛嶺上。可謂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覓活。」</p>
<p>08 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 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輒打著連底凍。參。</p> <p>09 問。六門未息時如何。 師曰。鼻孔裏燒香。 曰。學人不會。 師曰。耳朵裡打鼓。（2.128B）</p>	<p>2.128、上堂。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 師云：「燈前木母難開口。」 進云：「豈無方便？」 師云：「月裏姮娥不畫眉。」 進云：「靈光常不昧，匝地起清風。」 師云：「令人常憶備頭陀。」 問：「六門未息時如何？」 師云：「鼻孔裏燒香。」 進云：「學人不會。」 師云：「耳朵裏打鼓。」 師乃云：「般若靈機，古今不昧；絲毫有隔，天地懸殊。 故經云：『般若如火聚，四邊不可取。』」 又云：「般若如春池，四邊皆可入。一等是恁麼時節，為甚有得，有不得？不見道。迷之者壁立千仞；悟之者洞門豁開。」</p> <p>2.051、上元日陞座。僧問：「靈光晃耀，迴脫根塵時如何？」 師云：「白日看燈毬。」 進云：「祇如車馬往來，成得甚麼邊事？」 師云：「爭似山僧到曉眠。」</p>
<p>10 問。如何是無功之功。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云。恁麼則功不浪施也。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2051</p>	<p>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云：「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菜田。」進云：「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云：「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師乃云：「晝見日，夜見星，天上月，地上燈，處處光含萬象，明明達磨眼睛。直饒於茲悟去，正是夢裏惺惺。何也？未會白日看燈毬在。山僧有頌，</p>

<p>11 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荊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峯窠裏。<b>1.029</b></p> <p>12 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b>1.030A</b></p> <p>13 拈拄杖曰。還見麼。<b>1.030B</b> 擊香卓曰。還聞麼。 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p> <p>14 上堂曰：</p> <p>「近日身心頑鈍，恰似一片鐵板。內無玲瓏機智，外無華藻文章。誰能打作鄆州針？笑殺秦時【車*度】輓轆鑽。四楞著地，萬事無心。雖然看不入，畢竟撲不破。且道，何也？不見古人有言：『天生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b>(2.142)</b></p>	<p>試為諸人舉看：『白日看燈毬，此事難相委。不費儂家一點功，照見山河千萬里。』」</p> <p><b>1.029</b>、上堂。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什麼處？若如是者，棒頭取證，未出荊棘林中；喝下承當，正是金蜂窠裏。」</p> <p><b>1.030A</b>、上堂。云：「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p> <p><b>1.030B</b> 乃拈起拄杖云：「還見麼？」 擊香台一下，云：「還聞麼？」 靠却拄杖云：「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長悠悠。」</p> <p><b>2.142</b>、上堂。僧問：「當機一句子，對眾願宣揚。」 師云：「月宮無寸土。」 進云：「學人不會。」 師云：「仙柱自婆婆。」 師乃云：「近日身心頑鈍，恰似一片鐵板。內無玲瓏機智，外無華藻文章。誰能打作鄆州針？笑殺秦時【車*度】輓轆鑽。四楞著地，萬事無心。雖然看不入，畢竟撲不破。且道，何也？不見古人有言：『天生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p>
---	--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北宋)《慈覺禪師勸化集》，收入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1 至冊 6 漢文部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
- (遼) 思孝集撰，《毗奈耶藏近事優婆塞五戒本》，收入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編，《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428-430。
- (金) 王寂撰、朱希祖考證，《遼東行部志》，收入《遼海叢書》，冊 226，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明) 徐燊纂輯，(明) 林弘衍參定，(清) 鄭天綵、賴亨侯、吳興漢重訂，《雪峰志》，收入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編》，冊 24，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
- (清) 唐時手輯本，《如來香》，冊 52，國家圖書館藏 1671 年刊善本佛典。
- (清) 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收入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編》，冊 19，No. 103，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
- 中國佛教協會編著，《房山石經：遼金刻經》，北京：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1986-1993。
- 陳明光整理，《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原篇題：〈投佛祈求嗣息〉收入《藏外佛教文獻》，冊 4，no. 36，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 《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據日本大正年間刊本影印。
- (南宋) 宗曉，《樂邦文類》，收入《大正藏》，冊 47，no. 1969A。
- (元) 永中補，(明) 如喬續補，《緇門警訓》，收入《大正藏》，冊 48，no. 2023。
- (元)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收入《大正藏》，冊 49，no. 2037。
- (元) 覺岸，《釋氏稽古略》，收入《大正藏》，冊 49，no. 2037。
- (明) 德輝，《勅修百丈清規》，收入《大正藏》，冊 48，no. 2025。
- 《大藏新纂卍續藏經》(以下簡稱「《卍續藏經》」)，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2000，據東京國書刊行會刊本影印。
- (唐) 慧覺錄，(宋) 普瑞補註，(明) 木增訂正，讀徹參閱，正治治定，《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收入《卍續藏經》，冊 74，no. 1470。
- (北宋) 睦庵善卿，《祖庭事苑》，收入《卍續藏經》，冊 64，no. 1261。
- (北宋) 義青頌古，(元) 從倫評唱，《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收入《卍續藏經》，冊 67，no. 1303。
- (北宋) 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收入《卍續藏經》，冊 78，no. 1556。

- (金) 王子成,《禮念彌陀道場懺法》,收入《卍續藏經》,冊 74, no. 1467。
- (北宋) 宗頤,《(重雕補註)禪苑清規》,收入《卍續藏經》,冊 63, no. 1245。
- (南宋) 宗壽,《日用小清規》,收入(南宋) 惟勉編次,《叢林校定清規總要》,卷 2,《卍續藏經》,冊 63, no. 1246。
- (南宋) 宗曉,《施食通覽》,收入《卍續藏經》,冊 57, no. 961。
- (南宋) 普濟集,《五燈會元》,收入《卍續藏經》,冊 80, no. 1565。
- (南宋) 雷庵正受編,《嘉泰普燈錄》,收入《卍續藏經》,冊 79, no. 1558。
- (元) 式咸編,《禪林備用清規》,收入《卍續藏經》,冊 63, no. 1250。
- (元) 自慶編述,《增修教苑清規》,收入《卍續藏經》,冊 57, no. 968。
- (元) 省悟編述,《律苑事規》,收入《卍續藏經》,冊 60, no. 1113。
- (元) 德輝重編,《敕修百丈清規》,收入《卍續藏經》,冊 48, no. 2025。
- (明) 大佑,《淨土指歸集》,收入《卍續藏經》,冊 61, no. 1154。
- (明) 李贄,《淨土決》,收入《卍續藏經》,冊 61, no. 1157。
- (明) 宗本,《歸元直指集》,收入《卍續藏經》,冊 61, no. 1156。
- (明) 通容集,《五燈巖統》,收入《卍續藏經》,冊 80, no. 1567。
- (明) 株宏述、古德演義,《阿彌陀經疏鈔演義》,收入《卍續藏經》,第 22 冊, no. 427。
- (明) 傳燈撰、正寂註,《淨土生無生論註》,收入《卍續藏經》,冊 61, no. 1167。
- (明) 廣貴,《蓮邦詩選》,收入《卍續藏經》,冊 62, no. 1207。
- (清) 德眞,《淨土紺珠》,收入《卍續藏經》,冊 62, no. 1202。
- (清) 濟能,《角虎集》,收入《卍續藏經》,冊 62, no. 1177。
- 韓國松廣寺聖寶博物館藏《妙法蓮花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三玄圓贊科文》<https://blog.daum.net/shinh-k791104/7227>, 檢索日期: 2021 年 6 月 21 日。

#### 近代論著

- 湛如,《《禪苑清規》研究:附《禪苑清規》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 陽琚,《宋僧慈覺宗頤新研》,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宗教學碩士論文,2012。
- 馮國棟、李輝,〈《俄藏黑水城文獻》遼代高僧海山思孝著作考〉,《西夏學》,輯 8, 2011 年 10 月,頁 273-277。
- 黃啓江,〈北宋汴京之寺院與佛教〉,《國立編譯館館刊》,18 卷 2 期,1989 年 12 月,頁 108-109。
- 楊倩描,〈北宋「真定府洪濟禪院敕文札子碑」考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 6 期,頁 36-42。

- 田中良昭、石井修道、椎名宏雄監修，《唐代の禅僧シリーズ》，京都：臨川書店，2007。
- 江田俊雄，《朝鮮佛教史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
- 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禅学典籍叢刊》，卷 1-11，京都：臨川書店，1999。
- 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禅学典籍叢刊・別卷》，京都：臨川書店，1999。
- 國會圖書館司書局參考書誌課編，《韓國古書綜合目錄》，首爾：大韓民國國會圖書館，1968。
- 椎名宏雄，《宋元版禅籍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93。
- 椎名宏雄，《五山版中国禅籍叢刊》，京都：臨川書店，2007。
- 椎名宏雄，〈慈覺禪師語錄（翻刻）〉，《駒澤大學禪學研究所年報》，20 號，2008 年 12 月，頁 172-224。
- 椎名宏雄，〈長蘆宗頤撰『慈覺禪師語錄』の出現とその意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7 卷 2 號，2009 年，頁 172-178。
- 椎名宏雄，《五山版中国禅籍叢刊》，京都：臨川書店，2012。
- 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禅籍目錄》，東京：日本佛書刊行會，1962-1964。

## 圖版出處

- 圖 1 俄 TK132《慈覺禪師勸化集》書影。圖版取自（宋）慈覺禪師，《勸化集》，收入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冊 3，頁 82。

## The Compilation of Chan Buddhist Books as Seen from Related Works by Chan Master Cijue

Wang, San-Ch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Chan Master Zongze Cijue (1037-1106) had been stationed for a long time at Puhui Temple in Mingzhou and Hongji Temple in Zhending. He was invited to stay in Dingjinyan and was finally ordered to go south to take over the Yunmen in Changlu. However, many of his works, except for *Chanyuan Qinggui* that survived abroad, were included in the *Dazang Xinzuan wancang jing*. Among them,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nly fragments survived and occasionally were included in the Lamp book or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so it is difficult to show how this important Yunmen Chan master followed his teacher Fayun Faxiu and Yingfu Guangzhao.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azu rock carvings and the Yunnan Azhali classic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 *Cijue Chanshi quanhuaji* unearthed in Khara Khoto and the appearance of *Cijue Chanshi yulu* have been enough to answer the abov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centered on the quotations in *Cijue Chanshi yulu*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It reviews the credibility of these documents and their lacunae when scholars have used Chan compilations to engage in research on Chan Buddhism. Many issues discussed should be addressed more carefully,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Chan, quotations, Cijue, Zongze